

儒道研究

RU DAO YANJIU

第二辑

卢国龙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儒道研究

第二辑

卢国龙 / 主编

赵法生 / 执行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道研究. 第2辑/卢国龙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097 - 6863 - 1

I. ①儒… II. ①卢… III. ①儒家 - 研究 ②道家 - 研究 IV. ①B222.05 ②B22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9985 号

儒道研究(第二辑)

主 编 / 卢国龙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袁清湘

责任编辑 / 袁清湘 韩莹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69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863 - 1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儒学研究

柏格森生命哲学与现代新儒家道德哲学	涂可国 / 3
析论谢幼伟的孝道论	曾春海 / 25
由“天人关系”看先秦儒家的生态思想	赵诺亚 / 37
姓氏与社稷关系考辨	张宏斌 / 46

道家与道教

正言若反：《道德经·绝圣弃智章》释义	刘纯泽 / 61
张三丰生卒年代考及生平考	徐 平 / 68
《修真图》道教修炼思想浅析	丛 伟 / 92

儒教信仰

从半神到人到神：儒家圣人观的演变	沈顺福 / 103
段正元对《大学》的现代诠释	韩 星 / 115

儒教重建与儒教发展

梁启超和孔教运动	千春松 / 145
----------------	-----------

儒教形态的历史演变与现代模式建构	周北辰 / 154
复兴中华圣儒教 实现大同梦中国	高士涛 / 190

乡村儒学与乡村建设

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	赵法生 / 207
重建中国社会新组织构造	
——再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	张 城 / 221
泗水县北东野村乡村儒学发展情况调查	于佰川 / 237

三教关系

近代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儒释道的冲击	纪华传 / 251
出世与入世之间：净明道的援儒入道思想	刘世天 / 266

儒学研究

柏格森生命哲学与现代新儒家道德哲学

涂可国*

柏格森生命哲学与现代新儒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内学术界发表了一批相关论著。不过，现有的成果侧重于从总体角度分析柏格森生命哲学对现代新儒学的影响，而对柏格森生命哲学与现代新儒家道德哲学的关联性关注不够，本文力图从柏格森生命创化学说与现代新儒家道德本体论、柏格森自我论与现代新儒家道德主体论、柏格森直觉主义与现代新儒家道德方法论三方面弥补这一薄弱环节。

生命哲学又称生存哲学、生活哲学，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盛行于德、法等国以有机化的生命为研究对象的一种非理性主义思潮。它的兴起是对机械论的反动，也是对科学万能观念及理性主义的反动。由于社会背景及理论旨趣不同，生命哲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德国哲学家狄尔泰、齐美尔和奥伊肯等人为代表的注重生命内在精神特性的精神 - 文化 - 历史学说。这一类型的生命哲学虽然也强调生命的时间结构特征及其流变性和整体性，但它尤其侧重于用个人的精神这一特殊生命现象的个体性、创造性和能动性，去解释生命本体客观化、对象化的人文社会结构现象——语言、组织、国家、法律、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等。另一类是以法国著名哲学家柏格森（1859 ~ 1941）为典型代表的带有生物 - 意识双重倾向的生命理论。柏格森以有机体的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感受为中心，突出了生命绵延、变动、时间和整体性等基本特质，并依据这些生命性状确立

* 涂可国，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所所长，研究员。

了直觉在整个人类认识史上的地位。柏格森被公认为生命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体系覆盖了本体论、主体论、认识论、发展观、方法论、社会历史观等各个层面,因而,相对于其他生命哲学家,他对后人和同时代的人影响最大。连同社会历史观在内的整个柏格森生命哲学虽然充满反智主义、神秘主义、有神论色彩,但其影响却是巨大的。它启迪了具有同一思想倾向的德语国家的生命哲学家如齐美尔、奥伊肯、施宾格勒等,也影响了过程哲学家怀特海,实用主义者席勒、詹姆士、杜威等人。

柏格森生命哲学也渗透到远在东方的现代新儒家的道德哲学思想之中。由于与传统儒学理念有诸多契合之处,因而20世纪20年代柏格森生命哲学伴随着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就对梁漱溟、张君勱、熊十力、贺麟等现代新儒家属于东方文化派的文化保守主义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1922年《民铎》杂志《伯格森专号》(三卷一号)发表有张君勱《法国哲学家伯格森谈话记》和冯友兰《伯格森的哲学方法》等文章。柏格森生命哲学中关于生命本体、创造进化和直觉主义思想为梁漱溟和熊十力等人选择性接受,第一代现代新儒家经常援用柏格森生命冲动、生命冲力、绵延进化、自我、自由意志、精神生活、直觉等范畴分析社会人生问题,借此建构人生哲学、文化哲学和社会哲学;与此同时,在展开新儒学运动(贺麟语)过程之际,他们以弘扬儒学为己任,立足儒家心性论传统,融会中西,利用柏格森生命哲学采用“反向格义”方式,去诠释道德本体(含人性)、道德主体和道德工夫之类问题,来充实和改造传统儒家道德哲学,推动它向现代的转型,用以创构自己独特的道德哲学,从而开创了现代中国道德人本(文)主义的思想范式。

一 柏格森生命创化学说与现代新儒家道德本体论

柏格森极力追溯和强调无生物和有生物的分界线,凸显无机物与有机物的本质差异性。他既反对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将它们都还原为分子、原子等不可再分割的微粒子,也反对把无生物和有生物不加区别地在杂多中寻找齐一恒定本原的自然主义统一性思想。把生物有机体从一般物质系统中提升出来,透过单纯物体的外表发现其中的生命本质,符合整个人类认识

史。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已发现无机物（如桌子）和有机物（如青蛙）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前者的总体等于部分之和，部分先于整体；后者的总体大于部分之和，全体先于部分。自亚里士多德开始，人们就已确认了物质世界存在不同层次的预设。到了柏格森时代，生物学也已揭示生命是有机物的一种特性，是蛋白质的存在方式，它具有新陈代谢、自我更新的功能。柏格森正是抓住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的本质区别，围绕着有机物质的生命特征，创设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范畴如生命冲动、生命冲力、生命之流、绵延等，以此展开他的“创造进化论”理论构架。

对于柏格森的有机论哲学，因创造有机哲学和过程哲学而闻名的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曾评论道，哲学有机论的代表人物是詹姆士和柏格森，柏格森反对笛卡儿的机械唯物论，而采纳有机论观点，是将生物学和进化论的有机体各个成分相互联系的看法用于哲学。不过，怀特海批评柏格森在非生物和生物之间掘下一道鸿沟，实际上犯了机械唯物论所犯过的同样错误。

柏格森认为，整个宇宙的发展都是由两种相反的运动力量——向上攀登的生命和向下坠落的物质矛盾冲突——所促成的。生命是自世界一开始就产生的一股巨大的活力冲动力量，它遭遇到物质抵抗时，总是奋力克服其阻碍并逐渐学会通过组织化来利用物质，然而僵死的物质却总是必然要牵制生命向上喷发。这两股对立力量的交接或汇合就产生了各种生物有机体。举凡宇宙中的一切物种，包括植物、动物和人类及其属类，都是由生命在发散的过程中与惰性物质结合的方式、所受阻力的大小及其在物种中保留的程度来决定的。

在此，柏格森是把生命和物质看作两个根本相异、决然分立的部分。这一方面说明他提出来的“创造进化论”本质上是反进化的——因为生物进化论证明有机的生命是经过漫长的物质形态的演化才产生的；另一方面显露出柏格森在宇宙观上具有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的二元论倾向。生命冲动、生命冲力不过是柏格森的幻想所构设的神秘的不实之物，由它们所决定的物质形态进化图景同真正的科学所揭示的进化图景是相悖谬的。现代进化论和分子生物学证明，生命是由蛋白质和核酸合成的蛋白体存在方式，它是经过长期演化而生成的，物质形态的进化绝不是神秘的生命冲力促动的结果，而是自然界物质自身长期演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为了反对机械进化论和目的论，和狄尔泰、齐美尔、奥伊肯等精神 - 文化类型的生命哲学家一样，柏格森也特别强调生命的创新性。在他看来，生命在每一生物之中既不断连续又时时更新，由它决定的进化不是纯粹量的积累，而是层的跃迁；不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目的模式，而是在新质的基础上造成一个具有互补结构和同一性的和谐生命整体。

20 世纪初的哲学大都与进化论有关，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也不例外。不过，他不同意达尔文等人只强调物质进化单靠对环境适应的机械进化论，也不满意单纯用牛顿的经典力学把有机界的发展仅仅视为量的渐进过程的观点，他特别注重生命进化过程中的创新性。柏格森用来说明生物进化的一些概念并不是他本人的原创，而是搬用了唯意志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尼采等人构造出来的生活意志、权力意志和意志冲动诸范畴，同时糅进了某些庸俗生物学的活力论思想。如同唯意志主义一样，他也用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否的生命冲动之类的概念去解释世界万物的生成、变化和发展。

柏格森认为，时间是生命的内在本质，对一切有生之物来说，绵延着的时间构成了它们的灵魂，是它们实在性意义的所在。由于柏格森不仅崇尚生命，也崇尚人这一高级生命体的精神生活，因此，他十分突出人意识（或精神）的生命意义及其绵延性。柏格森常用“绵延”描述时间和运动。在他看来，运动和时间只有连续，绝无间断，时间、运动和绵延三位一体。对此，他作了如下具体阐述。时间有两种，一种是科学的时间，一种是真正的时间。科学的时间是理智为了生活的方便而构造的实用时间，它渗透了大量空间因素，可以度量，可以计算，可以重复，可以割裂，唯独不流动。真正的时间是非空间化的时间，亦即不掺杂任何空间要素的、纯粹绵延的时间，其绵延是单纯异质性的流变，不能度量，不能分割，不能划界。运动只是在时间中的纯粹绵延，不占有空间。它就像一条克鲁底亚式的永恒流动着的河流，只是连续不断的绝对流淌，相对的静止不过是假象。把运动想象成物体空间上的线性移动，也无非是人们的幻觉。

由上不难看出，柏格森是在脱离实体的基础上而割裂空间与时间及运动的。应当承认，当他说时间本身不带有任何空间成分时，从抽象的角度看他是对的。因为时间和空间都是物质的根本属性，而属性无法占据空间。但是，如果断定科学和常识总要借助于空间符号去感知时间，就犯了

以偏概全的错误。因为当时钟敲响时，并不是所有人在任何时候听见后都要把前后相继的钟摆的摆动置于有广延的空间里。正如罗素所言，“想象那个钟前后摇荡……这些话仅仅是一个好作视觉想象的人的自传式述怀，说明了我们前面所讲的话，即柏格森的见解有赖于他的视觉的优势。把时钟的打点声在想象的空间中排列起来的逻辑必然性是没有的，据我想，大多数人完全不用空间辅助手段来数时钟响声。然而柏格森却没有为必要有空间这个见解申述任何理由”^①。

按照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时间不因物体的运动和静止而均匀地流逝。柏格森洞察到了牛顿的绝对时间同事物的运动相分离的缺陷，强调时间与运动的不可分割性，强调运动的绝对性（柏格森的哲学因此获得“变的哲学”称号）。这对于冲破绝对时间观念无疑是有意义的。黑格尔曾指出：“时间和空间的本质就是运动。”^② 狭义相对论证实，时间与物质运动的速度有关。但是，若把时间运动同物质空间决然割裂，就同广义相对论相违背。广义相对论认为时空两者不能分割，它们共同组成了时-空统一体，宇宙是四维的，是“x, y, z, t 的全体”，时间不仅连续，也可以计算。辩证唯物论也揭示任何时空都是运动物质的特性和存在方式，没有脱离物质运动的时间和空间。

柏格森指责爱利亚学派的诡辩论者芝诺只看到事物“固定”“静”“不连续”的一面，而忽视了“变化”“运动”“连续性”，从而得出了“飞矢不动”的错误结论。其实，就像罗素所说的，“爱利亚学派的人讲，有物件而没有变化；赫拉克利特和柏格森讲有变化而没有物件。爱利亚派的人说有箭，但是没有飞行；赫拉克利特和柏格森说有飞行，但是没有箭”^③。正是只见运动不见实体，使柏格森否定事物静止、空间和间断性。从思维方式来说，柏格森与芝诺同出一辙，都犯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毛病。要知道，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运动和静止、间断和连续、时间和空间、量变和质变的对立统一。

从梁漱溟、熊十力到唐君毅、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家，将儒家道德哲学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第359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三联书店，1959，第286页。

③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第362页。

提升到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高度,致力于建立起一个上接宋明理学的心性论传统又符合现代人文主义精神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柏格森的上述生命创化学说由于高扬了生命主体和生命之流的能动精神,弘扬了主体性的生命意识,因而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就为当时的一些新儒家所认同,并借此去建构道德本体论。

梁漱溟就十分赞赏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誉之为“迈越古人,独辟蹊径”。梁漱溟回忆说:“中国两个重要派别——儒家和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记得二十年前余购读柏氏名著,读时甚慢,当时尝有心愿,愿有从容时间尽读柏氏书,是人生一大乐事。柏氏说理最痛快、透彻、聪明。”^① 梁漱溟在消化吸收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基础上,从不同维度诠释重构自身的道德本体哲学。

一是道德形而上学。梁漱溟从批判西方哲学反形而上学出发,认为西方一直以来形成了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笛卡儿、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传统;当康德的怀疑论哲学认定人的理性不能认识“物自体”而将人的认识能力进行限制之后,这种传统的形而上学便逐渐衰落,以致实证主义哲学家试图颠覆乃至根本取消一切形而上学。在梁漱溟看来,形而上学是哲学的根基,主体与客体相对立的传统形而上学固然不能成立,由意志主义和生命哲学所代表的体现生命本体的人本主义形而上学则是可以肯定和接受的:

此外当世还有一个人替形而上学开辟出一条道路的就是柏格森。他着眼康德对于形而上学的批评,宣言说他的哲学方法是出乎康德对一般形而上学之反对之外的,是要把从康德以来被康德打断了了的形而上学与科学再搭一个桥接通。……前面已说过形而上学所以没法讲,一则是感觉不到,一则概念作用不能施,这两个难关有一个不解除就不成功。他的方法即所谓直觉(intuition)……^②

① 梁漱溟:《朝话》,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2版,第125~126页。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2版,第405页。

二是生命本体论。梁漱溟在《朝话》一书中的《东西学术之不同》一文中说：“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①他还自述，在他的思想中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而这既受到明代泰州学派王艮父子有关“人欲即天理”自然人性论的影响，又受到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契入。他借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叔本华的唯一意志论，把宇宙归结为生活——“照我们的意思，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②。而在眼、耳、鼻、舌、身、意这些生活工具的背后则是大潜力或大要求或大意欲——没尽的意欲。

三是道德变易思想。梁漱溟还借柏格森的生命冲动观点去解释和发挥《易传》的变易思想和宋明理学的“天理流行”“万物滋生”观念。他认为，宇宙本体不是固定的静体，而是“生命”和“绵延”，从生物的进化到人类社会的进化，都是宇宙大生命无尽的创造；由《周易》发其端的相对的“调和”是观察宇宙“大流”而来的，柏格森开创了中国用直觉体会意味、要求活动的形而上学先路^③；孔子的人生哲学是讲“宇宙之生”的，强调“生生之谓德”，“我心目中代表儒家道理的是‘生’，代表佛家道理的是‘无生’”^④。传统中国哲学中确实有一种万物均在变易的观念，也有重生厚生的思想传统，例如《周易》提出了“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滋生”，《中庸》也讲“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但是，这种“生生之德”和动化之“诚”绝未被柏格森视为宇宙本原与生物进化动力的“生命”和“绵延”的意蕴。所以，梁漱溟在采用比附的方法去处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变易思想与柏格森创化学说的关系时，自然会陷入臆断和玄想的境地。

现代新儒家第一代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熊十力所提出的“新唯识论”也

① 梁漱溟：《朝话》，载《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2版，第126页。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2版，第376页。

③ 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2版，第445页。

④ 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2版，第448页。

吸纳了部分柏格森的生命进化理论。如果说梁漱溟的道德形而上学(包括道德本体论与宇宙论)还掩盖在他的人学形而上学之中的话,那么熊十力则较为鲜明地提出了道德形而上学。熊十力融会朱王“性即理”和“心即理”,传承创新由孟子所开创的“尽心则知性知天”心性论道德主义传统,力主分别本心与习心,分辨本体良知“原是推扩不容己”,由此达到体用不二、道器不二、天人不二、心物不二、理欲不二、知行不二、德慧知识不二、成己成物不二。熊十力从不同方面阐述的道德本体论为现代新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并为现代新儒家第二代标志性人物牟宗三所继承。

一是宇宙本体。熊十力认同当时西方自然科学家所宣传的“物质消灭”论,否认物质实在性,力主心物皆空。然而,为了为心性本体立基,他又提出了宇宙本体:本体备万理、含万德、肇万化,法尔清静本然;本体即无对即有对,是绝对的;本体无形无相,无始无终,无空间性,无时间性;本体是全的,圆满无缺,不可割割;本体显为无穷无尽之大用,应说是变易的,然大用流行又不改其固有之生生、健动,因而又是不变易的。^①可见,宇宙本体是绝对的大全,是动静、体用、有无、万一的统一,同时,它又包含各种道德。

二是本心本体。熊十力从“境不离心”出发,不仅肯定宇宙本体即为人心本体,它内在于主体,与本心为一,还把人的仁德与本心看作与天道同一的本体,倡导“仁即本体”——“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也。盖自孔孟以迄宋明诸师,无不直指本心之仁,以为万化之源、万有之基,即此仁体,无可以知解向外求索也”^②。这里,熊十力把“仁”规定为“本心”并看成人物的本体,从而构建了“仁本论”和“心本论”合而为一的道德本体论^③。熊十力的本体论观点同柏格森的生命冲动能颇为接近,有时他也用生命表示本体的特征,认为人的生命和宇宙

① 熊十力:《新唯识论》,中华书局,1985,第313~314页。

② 熊十力:《新唯识论》,中华书局,1985,第568页。

③ 牟宗三认为孔子的“仁”就是“创造性本身”,“仁为宇宙万物之最后的本体,它不是附着于某一物上的活动力”。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97页。

大生命元来不二，而生命和心灵不容为二，离心灵无生命可言，“浑然全体，即流行即主宰。是乃所谓生命也”^①。在熊十力看来，本心不是个体之我的一己之心，而是宇宙万物所共有的真性，此心“实非吾身之所得私也，乃吾与天地万物浑然同体之真性也”^②。可见熊十力作为本体的本心是道德的源泉，是唯一真实的自我，是“生命本体”，也是宇宙万物的存在根据，它旨在挺立人的内在“道德自我”和“道德主体”。

三是“静而健动”。同柏格森强调变化、运动、连续性而否定事物静止、空间和间断性若合符节，熊十力从“体用不二”、“翕辟成变”出发，认为本体即为变化，它生灭不已，不光具体事物处于不断流变之中，就是其内部的本体也是生生不息的。《新唯识论》中许多用来表示宇宙本原的概念如“恒转”、“生化”、“流行”等，以及“翕辟成变”，同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生命之流”并无二致。不过熊十力又从辩证角度批判了柏格森“变的哲学”，提出了“静而健动”。他说：

《新论》谈本体，则于空寂而识生化之神，于虚静而见刚健之德。……若只言生化与刚健，恐如西洋生命论者，其言生之冲动，与佛家唯识宗说阿赖耶识生相，恒转如瀑流，直认取习气为生源者，同一错误。若如东方释与道之只证寂静，却不悟本体元是寂而生生，静而健动，则将溺寂滞静，而有反人生之倾向（如佛），至少亦流于颓靡（如老）。^③

柏格森《创化论》的说法，不曾窥到恒性，只妄臆为一种盲动，却未了生化之真也。^④

熊十力既指明了柏格森所说只是一种盲目的冲动和扩张，而没有窥见“恒性”，难以明了宇宙本体变化的真相，又揭示了释与道因不了解本体“寂而生生，静而健动”的特性，必然导致人走向颓靡的流弊，为此他主

① 熊十力：《新唯识论》，中华书局，1985，第681页。

② 熊十力：《新唯识论》，中华书局，1985，第252页。

③ 熊十力：《与友论新唯识论》，《学原》一卷六期，1947。

④ 熊十力：《新唯识论》，中华书局，1985，第397页。

张宇宙本体是生化与寂静的统一,要求“于空寂而识生化之神,于虚静而见刚健之德”。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宋明理学“主静说”的发展和超越。对此,张君勱也曾指出,他之所以倡导生命哲学,乃是因为生命哲学侧重人生,尤好言人生之特点为自由、为行动、为变化,正合于当时坐言不如起行,唯有努力奋斗方能开新局面的时代特点。^①

二 柏格森自我论与现代新儒家道德主体论

柏格森生命哲学首先对主体自我的意识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有时倾向于把生命看作精神性的东西。他说:“生命是心理的东西”^②,“意识,或者宁可说超意识,是生命的本原”。^③在《物质与记忆》一书中,柏格森宣称通过对记忆的分析可以消解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一性的对立问题,从而把物质和意识统一起来。他说,物质不过是主体的知觉未被注意到(即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外在形象,而意识则是被注意到的内在形象。可见,柏格森把物质和意识统一于主观的心象。有时,柏格森又倾向于主张心物平行的二元论。这不仅表现在他把生命当成与物质分立的宇宙本体上,还表现为在处理身心关系问题上将意识当成某种独立的存在。在《物质与记忆》中,柏格森断言物质和精神都是实在的。他说:“从原则上讲,记忆必定是一种绝对不依赖于物质的能力。那么,假如精神是一种实在,正是在这个场合,即在记忆现象中,我们可以从实验上接触到它。”^④

其次,柏格森认为,自我和意识处于永恒的流变中,宇宙和人生的终极实在就是“绵延着的自我”,全部哲学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自我。以往一些哲学家把自我当成感知、情绪背后的精神实体,柏格森认为这样会把自我看作可分离、可度量的东西,因而不可取。他认为自我为一种“纯情绪性的心理状态”。自我有表层和深层之分。表层自我是由外部接受的印象、

① 张君勱:《张东荪著〈思想与社会〉序》,载《中西印哲学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81,第118页。

②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1928,纽约英文版,第249~250页。

③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1928,纽约英文版,第261页。

④ 转引自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第353页。